

第四道门

【民间故事·胆小鬼】精选丛书
周德东◎编著

精彩绝伦的故事

扑朔迷离的情节

层出不穷的意外

让人永远想象不到下一个危机会是什么……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第四道门

【民间故事·胆小鬼】精选丛书
周德东◎编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四道门 / 周德东编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8.6

(民间故事: 胆小鬼精选丛书)

ISBN 978-7-80221-589-4

I. 第… II. 周…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5410 号

第
四
道
门

周德东
编著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320825 (发行部) (010) 88361317 (邮购)
传 真	(010) 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1.25
字 数	198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24.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221-589-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空前绝后

第四道门

假面舞会

凶杀案

穷追

夜长梦多

第九层

二度空间

蚂蚁

撕脸

骗局

暗夜

猫吊

傀儡

周德东 001

周德东 062

周德东 070

周德东 075

周德东 090

余以键 096

张浩民 102

耶马 110

庄秦 120

非吾 130

耶马 137

唐振极 144

李异 149

周德东 158

001

目
录

空前绝后

周德东

站在最高处的两个人

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即将发生，可是我毫无所知。

不但是我，就是平时对自然灾害预感灵验的狗、老鼠、蚂蚁等，也都被蒙在鼓里。

在我向青藏高原进发之前，狗还跟在散步的主人身后摇着尾巴讨好，老鼠还在草丛中鬼鬼祟祟地窥视偷食的机会，蚂蚁还在树下忙忙碌碌地搬家。

因此，我断定这不是自然灾害，这是某种超自然的惩罚。

我是一个不爱旅游的人，但是我一直梦想到青藏高原走一趟。

我最好的朋友终于买了一辆崭新的“切诺基”，还没有玩够，就被我借来了。我的梦想终于可以成真了。

这一次，我差点到达拉萨，最后我还是把那块圣土给放弃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一遭，当然希望足迹遍布每一个角落，甚至包括月球。但是如果毫无保留，真的走完了所有的地方，我们就会有生命到了尽头的感觉。

当我行驶在著名的青藏公路上的时候，心情好极了。

青藏高原空阔而寂静，除了我，没一个活物。

两旁是雪山，在穿透力极强的太阳下闪烁着刺目的白光。

我刚刚在赤纳台一个藏民家吃过饭，喝了一点酒，把车开得飞快。

我的目的地是昆仑山顶，那里的海拔实际上比拉萨还高。我要站在最高处，望着所有的城市和村庄，一言不发。

太阳移动了一大截，我感觉我都快摸到天了，可是，公路还在朝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延伸……

001

空前绝后

我渐渐感到气短了。

严重缺氧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汽车发动机不易燃烧，很可能熄火；二是人容易出现高原反应，造成昏迷。

对于我来说，这两个问题都很麻烦。

我是一个半吊子司机，我考驾照时只花了钱却没参加培训，车出现任何故障我都会束手无策。

还有，这里是无人之境，万一我倒下了，那就等于把自己永远献给了大山，或者秃鹫。

可是，我固执地朝前走，心情如朝圣般庄严。

突然，那座碑就摆在了前方，那是一尊神。

我似乎还缺乏一点必要的心理准备，我的心抖了一下。

那碑的四周挂满了藏语经幡。天与地都凝固了，只有那五颜六色的经幡在强烈地飘摆，极具动感，声音也很大：“哗啦啦啦啦啦！……”

我跳下车，走近了它。

我看见四个大字：昆仑山口。还有一行小字：海拔四千七百六十七米。

我到了。

这时候，已经快黄昏了，空气稀薄，天高地远。

我四处眺望，并没有产生气吞山河的豪迈情怀，却有一股恐惧感掠过心头。我感觉这个地方虽然平平静静，却暗藏着某种杀机。

这时候，我听见了一阵亮莹莹的歌声。

是的，歌声，一个女孩的歌声。

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在这天堂的郊区，能听到歌声，是一件多么令人惊诧的事啊！

谁在唱歌？

这里连只鸟都看不见，怎么突然响起了一个女孩的歌声？



我一下想到了车上的那把蒙古刀。

用一把锋利的蒙古刀对付一个女孩美好的歌声，这有点不对头。但是在这特殊的地域，我浪漫不起来。

我一边朝前走，一边四下张望。

拐个弯，我看见前面出现了一个女孩。她的出现简直是一个童话。

她一定以为这个地方不会有同类了，正朝着天空，放声歌唱。

路旁停着一辆“切诺基”——很巧，她的车也是“切诺基”。

我注意听她唱的歌词，可是听了半天还是听不懂。

“嗨！——”我喊了一声。

歌声陡然止住了。她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我。

她看起来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个子很高，身材好极了。

她穿着一身不太常见的衣服，有点像泰国空姐穿的那种服装，花花搭搭，有很强的异域民族风格。她的头发很长，高高地束起来。脸很白，从这一点我就断定她不是当地人。

这个地方怎么冒出了一个女孩？

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下钻出来的？

“你是谁？”她问道。

“旅游的。”

我一边朝她友好地笑着一边走近她。

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显得很戒备。

为了打消她对我的怀疑，我掏出了证件，递给了她：“我是一个作家，我叫子席。”

她把我的证件接过去，看了看，又还给了我。

我收好证件，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们到拉萨去慰问演出，刚刚回来。”

“你是演员？”

“对，我是海州市歌舞团的。”

“其他人呢？”

“他们几天前就回来了。我在拉萨逗留了两天，今天刚回来。”

“你好像该问问我了。”

“你去拉萨？”

“不，我一会儿返回格尔木——在这里遇到一个同类真是难得。”

“就是遇到一个异类也难得。”她说。

“一会儿我们结伴走吧？”

“好啊。”

“正好麻烦你帮我拍几张照片。”我拿出了照相机。

“我拍不好……”

“没关系。”

我只剩下三张胶片了。

第一张我站在经幡间，第二张我坐在“切诺基”里；第三张我躺在一片沙砾上。

没有第三者，因此我无法跟她合影。

强劲的风从连绵的雪山之巅掠过来，那恢弘的声音由远而近，终于把我们淹没了，我们都摇晃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我在浩浩荡荡的风中问她。

“芒圜。”

“芒圜？怎么写？”

她就蹲在地上写下了这两个字。

“我记得有个预言家也叫这个名字。”

“这么巧？”

“多年以前他就有个预言，说二十年后人类要大灭绝——那时候我还小呢。后来，再没有听过他的消息。”

“可能混不下去，换个名字改行了。”

“不过，我觉得有些事情还真有预兆。”

“你讲讲最近的。”

“昨天夜里，我梦见我爬到了昆仑山上……”

“你总不会梦到我吧？”她瞪大眼睛说。

“没有。我梦见漫山遍野都是影子，连峭壁上都黏附着，他们好像在号丧，呼天抢地，哭成一片，令人骨头发冷……”

“昨晚我也做了一个梦。”

“你一定梦到我了。”我笑着说。

“没有。我梦见我能够看到自己身上的细菌，数不清的细菌，它们和人长得一模一样，有头发、脑袋、眼睛、鼻子、嘴、四肢。它们密密麻麻，爬满了我全身，我用清水冲啊冲啊……”

“你要是能看见细菌就看不见你自己了。”

芒圜想了想，表示同意：“你说得还真对，我在梦中真的没看见完整的

自己，好像我好大好大。”

“我说你梦见我了你还不信，你身上那些细菌里就有我。”

“你真赖皮啊！”

太阳落山了。

高原昼夜温差大，这时候天就变冷了。风更大了。

“真冷啊！”她说。

“受不了了？”

“你不冷？”

“我是东北人，在冰雪里长大的，不怕冷。”

“我是南方人。”

“我还当过兵。”

“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女孩们经常对我这样说。每次，我都把这句话当成是对我的夸奖——我理解错了吗？”

“应该没有。”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身军服，不过都已经发白了。我母亲经常帮我拿到太阳底下晾晒。我当兵的时候，你还小……”

“你主要写什么？”她突然问。

“恐怖小说。”

“你不怕吗？”

“不怕——不过刚才遇见你的时候我怕了。”

“你怕我干什么？”

“这荒山野岭的，突然冒出一个鲜亮的女孩，我能不怕吗？我当时怀疑，你就是在等我的。”

“嘻嘻……”她笑起来，说：“我还怀疑你是在这里等我呢。”

“咱们走吧！”

“不，再待一会儿。我想看看昆仑山的星星是什么样。”

“真是女孩子。”

“星星一会儿就出来了，咱们到车里去等吧。”

“到我的车里还是到你的车里？”我又戒备起来。

“我的吧。我的车暖气特别好。”

我和她一前一后地上了车，都坐在后排座上。

我警觉地察看了一番，车里没什么埋伏。

“你讲个故事吧。”她提议。

“恐怖故事？”

“好。”

“恐怖故事是给男人讲的。我给你讲爱情故事。”

“最好是恐怖的爱情故事。”

“在一列拥挤的火车上，有两个陌生男女，他们坐在同一个硬座上。黑夜里那列火车穿行在湿漉漉的山林中……”

太阳已经落到了雪山的背后，能看见它的余晖，像血一样。

“那个女孩是个失恋的女孩，她只拿了够买一张单程车票的钱，她打算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把自己销毁。她一直没有转头仔细看身边的那个男人，但是她感觉他长得很结实、很干净，他坐得笔直，一直很缄默……”

说到这里，我也把身子挺直了。

“那个女孩终于困了，恍恍惚惚中，她感到自己的头轻轻靠在了那个男人的肩上。她在半梦半醒间，感觉很温馨、很安全、很幸福，没有移开。那个男人也没有移开，而是更加挺拔。在那样一个漆黑的夜里，在那样一次漫长的旅途中，在那样一个枯燥的硬座上，两个陌生人彼此信赖，互相温暖……”

芒圆静静地看着我，好像入了迷。

“突然，火车急刹车，剧烈地颠簸了一下，那个女孩彻底醒了。她不好意思地掠掠头发，把脑袋抬起来。她听见一个好听的男低音轻轻地说——睡吧，路还远呢。那声音就像梦一样。睡意又一阵阵袭来，她的头又一点点地靠在了那个肩头上，沉入了梦乡。她一直没有看他的脸。”

天一点点黑下来。芒圆的脸越来越黯淡。

“不知过了多久，这个女孩被人唤醒了。她睁开眼睛就看见了那个男人的脸，他轻轻地说——我在这里下车了。路还远，你保重……女孩睡眼朦胧，觉得那个男人的脸很模糊。怔忡的她木木地点着头，不知该说什么，直到那个男人下了车，她才彻底回过神，猛地从车窗伸出头，看见他在黑暗的无名小站上，远远地朝她摆手。她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这时候，车已经开动了，女孩使劲探出身子，大声喊——你在哪里？那个男人也太声朝她喊着什么，可是她什么都没有听清……”

我停了停，说：“他们默默相依，心照不宣，那淡淡的渴望，嫩嫩的敏感……最后分手的时候，两个人的心都很疼——我想这就是爱了。”

芒圆歪着脑袋说：“还算不上吧？”

“那你说这是什么呢？”

“顶多算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主要是男女之间的爱。”

“你太武断。”

“假如那男人身边是个男人，或者那女人旁边是个女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故事了。”

“……想想也是。”

“爱其实并不遥远，往往是在通往爱的路上设置了太多的程序和阻碍。”

她不再表态，只是听我说。

“这次到青藏高原来，我就有这样一个心得——荒凉的地方更容易成就爱情。”

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赞同，也没有反驳，突然问我：“那个女孩死了吗？”

“我一会儿再回答你。我们生活在城市里，人山人海，每天都和很多异性接触，或者擦肩而过，机会无数，但是我们很麻木。我们不敢放肆，我们经过烦琐的步骤，一点点走向爱情，必须很矜持、很规矩。只有深入大自然，四周没有了那密密麻麻的眼睛，我们才会变得更本性——我想她没有死，那个萍水相逢的男人终止了她的计划。”

“不，她死了。”

“你怎么知道？”

“她就长眠在这个山顶上。”

我不再高谈阔论，盯着她，一字一顿地问：“她是一个演员？”

“你害怕了。”

“天这么黑，你不要开玩笑。”

“她就是一个演员。”

“你怎么知道……”

“你讲的是爱情故事，我只是把它变成恐怖爱情故事而已，看把你吓的。”

我松了口气。

寂静中，我想起那无始无终的火车，那无始无终的长夜，那两个无始无终的同行者，有点感动，低声问她：“你困不困？”

“有点。”

“那你就睡吧，路还长呢。”

“不，我要看星星。”

“星星已经出来了。”

“真的！这么多哎！”她一边说一边打开车门跳了下去。

我也跟她下了车。冷风一下就把我吹透了。

大大小小的星星在天上闪现出来。这里的夜空清澈极了，真像古诗里说的那样，那些星星似乎伸手就可以摘到。

我俩仰望浩瀚的苍穹。

她说：“今夜我们是站得最高的两个人。”

“不见得，还有牛郎织女呢。”我说。

她说：“他们一定比我们冷。”

“不，他们有爱，有爱是不会冷的。”我说。

“是啊，他们有爱，不会冷的……”

站了一会儿，我说：“芒圆，我们走吧？”

“走吧。”

“你在前，我在后，这样你就不怕车出现故障了。”

“你真细心。”

“分手之前，你别忘了问我的地址。”

“不会忘。”

我们一前一后地驾车离开了，把亘古沉寂的雪山留在了那里，把无数号丧的影子留在了那里，把那个为爱而死的孤魂留在了那里……

空城计

我们开车走了一夜。

一路上，我没有见到一点灯光。

开始，我没有太在意。在这片无边无际的荒僻地域，见到灯光才是稀奇的事。

天亮之后，我们的车进入了青藏高原上的塞汗市。

一进入市区我就感到不对头——大街上看不见一个行人。

这时候，天刚蒙蒙亮，如果说大家都还没有起床，也是说得过去的。

可是，我却明显感觉到了一股死气，这死气笼罩了塞汗市的上空，甚至笼罩在整个地球的上空。

这是怎么了？

我把车开到芒圆的前面，停下，跳出来。

“干什么？”她也停下来，问我。

“找个卖早点的，垫垫肚子。”我说。

我四下张望了一圈，路边的门面房没有一家开门。

芒圆在车窗里看着我。

我朝她摆了摆手，做了个无奈的表情，跳上车，继续朝前开。

天越来越亮了，而街道上还不见一个人影，显得极其空旷。不祥之感再次在我的心头涌起。

路边的一座座楼房冷清清地矗立着，所有的窗子都黑洞洞的。整个城市充斥着一种肃杀之气。

这个世界死机了。

我看看表，已经到了上班时间，可是路边的商场、银行、宾馆等都没有开门，更没有人出现。

我一直朝前开。

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我没看见警察。

我故意把车停在十字路口，不停地按喇叭，等待警察的出现。

尽管我把喇叭按得震天响，还是没有人理我。平时，这些警察躲都躲不开，今天全部休息吗？

我跳下车，站在十字路口，视野更开阔了些，朝东西南北眺望了一圈，连只鸡都没看见。

我慌了神，跑到芒圆的车前，大声对她说：“多怪啊，这个城市的人都不见了！”

“我也觉得有点怪！”她说。

“走，我们到市政府去！”

“市政府有吃的？”

“我们首先得弄清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空荡荡的城市里转来转去，终于看见了政府大楼——那是城市的
心脏。

没有门卫，也用不着出示证件，我的车径直闯了进去。

我把车停在市政府门前，三步两步跑进了办公大楼。

大楼里空荡荡，还是没有人。各个办公室都锁着。

心脏停止跳动了。

我知道出大事了。

我急忙掏出手机，想给谁打个电话，想来想去，应该打给110报警。可是，

我的手机没有信号！

我疾步跑出办公楼，抬头一看，一双深邃的眼睛还在车窗里盯着我。

我猛地停住了。

她的眼睛突然让我感到无比恐怖，我想起了那漫山遍野的号哭声。

芒罔笑起来。

她笑着下了车，对我说：“看把你急的！到底怎么了？”

我愣愣地看着她。

她是谁？

她怎么突然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为什么除了她我再也见不到一个同类？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坏了，出事了！这个城市一个人都没有！”

她四下看了看：“是不是放假？今天是周末吗？”

“不是！”

“那就奇怪了。”

“你带电话了吗？我的手机没有信号。”

“没带。你给谁打？”

“我想看看家里人在不在。”

“你怀疑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消失了？”

“我想是……”

“不可能！”

“这个世界一定发生了大灾难！”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看看吧。”

“不，我们赶快走，离开这里！”

“为什么？”

“说不定这座城市发生了瘟疫……”

“连医生都死光了？可是，大家的尸体呢？”

“或者，有一个巨大的恶魔在作祟！”

我一边说一边惊慌地上了车，开出了市政府。她的车在后面紧紧跟随。

路过一家电器商场，我把车停下来，下车走到高大的橱窗前看了看，捡起了一块砖头。

她在后面对我喊：“哎，你想抢劫呀？”

我回头说：“我要找一台电视。”

她下了车，站在很远的地方：“找电视干什么？”

“看看我们的前途。”

说完，我举起砖头就朝玻璃橱窗砸过去，一声巨响：“哗啦——”

我像惹祸的孩子一样缩了缩脖子，惊慌地朝四周看了看。

没有人出现。

尖利的玻璃碎片散落满地，无数颗太阳在闪耀。

我小心地爬了进去。

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没有电，电视和电脑都打不开。

我怀疑即使是有电，电视上也不会有任何信号，电脑也无法登录任何网站。

最后，我来到收音机柜台前，拿起一只标价最高的收音机，装上电池，打开。

只有“吱啦吱啦”的电流杂音。我不停地调频，仍然收不到任何节目。

所有的信息都中断了，所有的联络都切断了。

过去，我们经常感叹这个世界太小，地球两端，一个越洋电话或者E-mail就过去了，就跟面对面一样，即使是真见面，也不过朝发夕至……

此时，我感到这个世界蓦然变大了，大得无边无际，令人绝望。

而我的亲人，我的同事，我的熟人，都一下变得遥远了……

我沮丧地走出了商场。芒砀在焦急地等着我。

我朝两边看了看，旁边有一个储蓄所。

我的心顿时有些痒。

那里面，有一沓沓的钞票，崭新的钞票，立马就可以把我变成富翁。这是一座空城，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假如地球上的人真的都消失了，还拿钱干什么？有时候，一麻袋钞票比不上一个面包——比如在一片走不出去的沙漠上。

现在，这个地球就像一片走不出去的沙漠。

我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看那个储蓄所——假如我离开之后，发现其他的城市一如既往，人们都在正常地生活，会不会后悔？

我把脑袋转回来。

我还是坚信这个地球出事了。

记得少年时代，我总幻想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消失了，只剩下我和一个最爱的人，于是所有的钱都归我们了，吃商店里所有好吃的东西，开全世

界最好的车兜风，拿最威风的武器……

可是，当这个地球真的不见一个人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种恐怖。

芒罔要上她的车。

我说：“你上我的车吧。”

“为什么？”

我的眼睛转向别处，声调有点悲凉地说：“全世界的汽车可能都属于你了，你还要它干什么？现在，我们应该在一起……”

“可是，万一……”

我把自己的车门一关，走到她的车前，说：“好吧，我们开你的车走。”

我开车，她坐在后面。

路过火车站的时候，广场空空荡荡，摆放着一些汽车和自行车，还有零星的包裹。车站大钟指在12点。

我在一个无人摊点拿了一份交通图。

转眼出了城。

一路上，我都被巨大的惊恐袭扰着，因为我在路上也没见到一个放牧的藏民，更不见一辆行驶的车。

整个世界安静得可怕，就像史前一样。

芒罔坐在后面，一直没说话。

虽然我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越来越不信任，但是又不敢和她分手。

假如，我和她各走各的路，当我们真的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消失了，那么永远都别想在这个空旷的地球上再互相找到对方了。

电话、网络、电报、信件等都不存在了，怎么找？

“你的家住在哪儿？”我一边驾车一边问她。

“海州市。”

“如果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一个同类，那我们就先到西京——我家住在西京，然后我们再开车去海州。”

“好的。”

多可怕啊！地球上的人都消失了。包括现在读我书的各位读者，包括总统，包括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所有所有的人。

可是，动物都留下了，食肉的、食草的，庞大的、渺小的，威猛的、温柔的，残暴的、友好的，有益的、有害的，野生的、人工饲养的……

我最早看见的竟是一只狼。它在草原上孤独地站立，朝我们张望。

我的一只手抓紧了座位旁边的蒙古刀。

接着，我又接连在路边的草甸子上看到了盘羊，还有一只红腹角雉。

我一直缄默着，一直在思考着。

人类都消失了，为什么我和芒罔幸存？

是这起灾难的制造者故意把我和芒罔支到了最高处，像种子一样留下了我们？

是因为我和芒罔在地球上是最善良的人，不该得到灭顶之灾？

或者换一个思路，这是对我和芒罔的惩罚？我们被留在这个空荡荡的尘世间，忍受这漫长的寂寞煎熬……

可是，我们犯了什么罪？

假如人类真的集体消失了，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或天堂或地狱，他们都比我和芒罔幸福，因为全地球的人都在一起，爱情还可以继续发展，仇恨还在继续加深，谈话还可以继续原来的话题，竞技还可以继续较量……

他们不寂寞。

寂寞的是剩下的两个人。

难道是我与芒罔碰巧去了最高的地方，躲过了这一劫？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幸存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了。那一夜，他们像淘气的孩子一样正巧爬上了屋脊，爬到了最高的地方，当他们下来的时候，这个地球已经空了。

第一夜

我和芒罔在宽阔的公路上疾驰。

路过一个又一个城镇，都不见人迹。偶尔看见小鸡在大街上觅食，或者一条野狗匆匆跑过。

路过加油站，我们就自己加满油。

芒罔似乎也相信了这个空前绝后的现实，她始终不说一句话。

我心中的阴影，像夜色一样越来越重，简直要崩溃了。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越悲怆，就越觉得芒罔亲昵。

科学家最新的观点是：宇宙开始于一次大爆炸，因为他们发现，宇宙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一个点。

宇宙是一个点，那它之外是什么？

这是极其恐怖的问题，超出人类的想象。